

「勢力」，對南京的蔣介石未提到一字半句，雖然張學良不抵抗，而蔣介石還公然專發表強硬的空論。這又可作上一段推斷的旁証了。

所以日本今次陷榆關，侵熱河，窺華北，還是膺懲張學良與南京的蔣介石沒有關係，（請參看數月後報章上發表蔣與日的密約及戴季陶三次赴日的事實）而且蔣的地盤，概在長江流域，蔣既為英法所支持，日為追隨諸國之後，「應十分重視」，決不至犯及長江流域，這或者可預斷的。明眼人祇要理會全國督促政府保障熱河，反攻榆關，蔣淡然不理，熊式暉一封電請蔣到南昌坐鎮剿匪，他便飄然而去，是什

麼一回事了。

話說回來，中日問題既已到了和平的絕望，勢非「實力」抵抗不可，但身負全國軍事責任的領袖，還沒有絲毫決心與表示，這個實力抗日的重任，要由誰來領導呢？

最近西南將領雲集廣州，對西南國防有整個計劃，據港報載還要聯合實力北上抗日，這是一個好消息，而且這消息必可成為事實立即實現！推開窗子說亮話，張學良的軍隊，是不敢抵抗，蔣介石的大兵是不願意抵抗，那嗎，這抗日日重任，支持現階段重心的，惟有落到革命策源地，和西南各省將士的身上。

程天固對美報記者之談話

(一)

(美國三藩市來訊)

日昨本埠著名西報「江尼古」之總編輯多連君，國際新聞主任「劉維虛」君及記者「發士」君等，約程先生談論滿洲問題，「劉維虛」及「發士」兩君，曾到中國滿洲，對於遠東情形，甚為熟悉，與程先生談話約二時之久，茲將程先生之談話摘要譯出如次。

日本之佔據「滿洲」，其貪慾不僅在侵略中國，其實乃極積對付蘇俄與貴國（即美國），蓋日本佔據「滿洲」，不過為其第一步侵略，其第貳步侵略政策，則北在海參威及西比利亞，南在熱河，北平及天津，便皆為其範圍地，而可與高麗聯成一氣。此即為日本之大陸政策半告成功也。

現在日本之軍事當局，極力提倡將日本之京都遷往高麗，斯足以證明日本之第貳步侵略，必將實行。而日本之第貳步侵略之所以必要得海參威及西北利亞者，其意蓋在阻止蘇俄之南下，以便全副精神對付貴國（美國），又日本之所以必欲得「滿洲」及北平天津者，其目的固在於準備開戰時得多量物質之供給。其遷都高麗後，在戰略上，日本可免任何國家的海軍封鎖。以此觀之，日本之佔據滿洲，實為積極對付美俄兩國，已彰彰明甚。

程先生又云，九國協約及非戰公約，皆為貴國所倡立，自一九一八年以來，貴國朝野人士，提倡世界和平熱度最高，凡關於有避免戰爭之可能性之會議，貴國無不參加，如縮軍會議等贊成尤力，足見貴國人士之酷愛和平，而為世界人士所欽佩。但以余個人觀察，十餘年來，貴國所希望世界和平者適得其反，殊屬可惜。自貴國力謀促進世界和平以來，如提倡訂立種種國際公約，均為日本破壞無餘，使貴國之國際信用大受影響，而我國人對之更為失望。前者滿洲之開放門戶，原為貴國所主張，今日本不獨不共同遵守，反將其門戶關閉之，而貴國又甘願放棄責任，置之不理，此乃過去之事實，已令我國人失望者也。此種甘自放棄責任及不顧國際信用之結果，是使日本益加暴戾，再進一步而侵佔滿洲，倘貴國此次對於日本侵佔滿洲，仍持曩昔之態度，亦置之不理，是無異於促日本實行其第式步侵略政策，使世界和平局面，益難收拾，而貴國所倡立之各種國際公約，便等於廢紙而已。日本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破壞各種國際公約，固為世界和平之罪人，公理之大犯，然而未始不是貴國甘自放棄責任，不顧國際信用，有以縱成之。貴國對於日本此次無理侵略中國，擾亂世界和平，自應仗義執言，而出主持正義，乃貴國不此之圖，而將責任推諸國際聯盟身上，同時貴國又非國聯之會員國，不求諸己而求諸人，此種對外政策，至為滑稽，而其收效如何，亦可想見。

日本之忌蘇俄，是忌蘇俄所練之六十萬紅軍行將成功，以復一九零五年之仇。日本之忌貴國，自貴國盧士委總統完成巴拿馬運河計劃後，貴國之太平洋大西洋海軍集合之便利，實使日本朝夕不安，故日本軍閥對於巴拿馬運河完成，深知貴國之用意，而早為之所矣。日本之忌中國，當非在中國已有軍事之設備，而在中國天然地藏之豐富，及四萬五千萬人口之偉大民族。日本之出產物及製造品，係靠中國為銷場，此為人所共知，倘中國富源開發，所出之製造品，縱不能勝於英美，其最低限度，亦可及日本。愛用國貨，人之常情，中國人能達到自製自給之時，即日本經濟宣告破產之日，此乃日本之所大忌者也。日本之忌中國既在是，故二十年來，中國每次統一將成，即為日本破壞。例如一九一五年，一九二八年，及去年九一八各種破壞事件，皆在中國統一將告完成時期；其意蓋欲使中國無發展富源之機會。所以日本之軍閥心目中，無不以美俄及中國為其假想的敵國。

爲合法之自衛手段。……」

「……調查團認爲滿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證據，確信助成「滿洲國」成立之原動力，雖有若干種，但其中兩種卽一爲日本軍隊之在場，一爲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兩者聯合，發生效力最大。依我等之裁判，若無此兩者，新國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現在政體，不能認爲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產生。」

由上面之前段看來，李頓報告書尙且毅然確定「九一八」事變應由日本負其全責，從後段看來，李頓報告書也很坦然而明白的指出偽組織是由日本文武官吏所製成。奈何九國委員會不接受這樣的材料，而定要推翻去年十二月的議決案輕描淡寫，委曲事實把被侵略者的中國也加上東北事變的挑釁者的罪名，使日本逍遙于法網之外呢？難道這就是法西斯蒂主

義者的慕沙里尼所說的「國聯的伸縮性」嗎？無怪去月卅日東京電云，「外務省已決定訓令日內瓦代表團不必反對國聯引用會章第十五條第四款起草報告的議案了。」

總之無論十九委員會也好，九委會也好，無論牠們的花樣變得怎樣新，但對東北問題，牠們的態度都是一樣的迴護日本。牠們既沒有阻止過日軍的侵略行動，反給與日本侵略範圍擴大的機會。我們依賴國聯來解決東北問題已經失敗了，特別到現在得到更明確的證明。要解決中日間一切的糾紛，除掉我們的鐵血抵抗外，還有什麼呢？關於此點，西南當局，也已經一而再的宣告于國人，也已一而再的呼籲于中央當局。在這樣的危險情勢下，我們希望中央當局能翻然作最後的覺悟，下一真正抗日（有別于從前的口頭長期抵抗）的決心！從真正抗日的努力下找尋解決東北問題的大路！

程天固對美報記者之談話（二）（續前）

日本侵奪「滿洲」，其所謂人口過剩及糧食缺乏等等，皆屬虛偽之藉口，其破壞公約之無理，殘殺我國無辜人民之不人道，國聯調查團之報告書足資證明，且成爲鐵案，無庸贅述。至於調查團報告書對於中國「杯葛」政策之批評，有識者見之，適知其爲借此以敷衍日本及國聯之體面而已。在調查團之地位言，因其負有調和之使命，或須如此批評，但在中國方面而言，已受冤屈的批評矣。年來日本在貴國宣傳，可謂盡其能事，但是非昭

然，豈容顛倒，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便知日本年來之宣傳，乃是欺騙之伎倆，余曾留學貴國多年，深知貴國人士常識甚富，不易受人欺騙。然貴國有一格言：「容易受一時之欺騙，不能受永久之欺騙。」現在世界時局到了如此嚴重時期，若受一時之欺騙，便足以上了日本之大當，種下世界第二次大戰之禍根矣，尙希貴國人士注意焉。

日本對於調查團報告書之辯護要點有五，其最重要之點，爲貴國人士所最懷疑者，則爲謂中國乃一無組織之國家，政府不成爲政府。其他四點，皆是強詞奪理，爲貴國人士所洞悉者。茲舉其所謂中國乃一無組織之國家政府，不成爲政府之點言之，則最爲滑稽，誠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蓋凡一政府之要素，其爲集權或分權，姑勿具論。今日本以中政府之非集權制，便謂中國乃一無組織之國家，政府不成爲政府，其無理與謂貴國各省政府不成爲政府無異。蓋貴國各省所屬的市政府。近二十年來，非常發達，其權力駸駸乎有加各省政府之上，各省政府職權雖一落千丈，而各省政府依然是政府，如謂中國乃一無組織之國家，何以日本與中國曾訂各種條約，又何以日本最近派出有吉明爲駐中國公使，可知日本謂中國爲一無組織之國家，政府不成爲政府，至爲滑稽，况二十年來，中國雖有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用種種挑撥離間手段，引起中國軍閥內戰，而教育，衛生，實業，商務等等，皆有長足之進展，尤其是市政更爲發達。至於法律之改善，其進步更足驚人。自國民黨領袖胡漢民氏從歐洲考察政治回國後，卽任立法院院長，殫精竭慮，數年不出都門一步，羅致全國法律人材，集思廣益，曾收全國各種法律，參照外國法律，從新妥訂，其完備已爲中外人士所贊美。他如監獄之改良，各地方一律從新建設，貴國遊客凡到中國各大城市者皆見之，此不能欺人者也。貴國立國後，數十年始能統一，尙不免有南北內亂，血戰七年，其紛亂情形與現在之中國無異，後經數十年之慘淡經營，始有今日。以美國當日之人口，比較我國，不及六分之一，其歷史悠久，不及我國二十分之一，土地較諸我國，亦未及半，從事整理，尙須數十年始完成，我國之改革不過二十年，已有相當之成績，况貴國當時並無外患之阻礙，而我國今日則備受外患之打擊，兩相比較，其相去爲何如，綜上以觀，可知日本不顧事實，只作虛僞宣傳，不知是否視貴國人士爲亞非利加洲之小孩耳。

會下生產關係的發展，不但農村副業日就衰落，而隨着農村中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侵入，一切農產品都捲入商品的漩渦，農民更日趨於貧乏之途，其他還有海航權的喪失，都是破壞農村經濟的根原，於此不必詳述，總而言之，自從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以後，商品經濟的侵畧，破壞了自然經濟和佔優勢的農村經濟，在帝國主義未有侵入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雖已有相當發展，但商品經濟不能壓倒自然經濟，這是一個事實，農村生活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形態，農民的日常用品，除了鹽鐵木材藥材這幾項以外，差不多都是由農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簡而言之，那是自然經濟優於商品經濟，但是帝國主義商品侵入以後，農村中經濟關係轉變過

來，成爲商品經濟支配自然經濟，外國商品代替了一切農民自己生產的東西，使農民不得不離開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的樂園，來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的供給，農民生產能力被外力和外資壓倒，遂破產而不能自存，以上所說都是農村經濟破壞的原因。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固然不能任自己國內的生產過剩而不運往外國去，同時內地農村也因為受了多方面的強力壓迫，當然無沒辦法不致於破產之途。但我們究竟不能任農村經濟長此破產，不再圖復興，故此在這個呼號待救農村經濟破產的時候，我們應該從速針對破產的原因想個良好的辦法，去謀農村的復興。

程天固對美報記者之談話 (三)

(美國三藩市來訊)

程先生談畢，乃轉向該記者詢問許多問題。其中有關於美國政府對於滿洲問題之態度，該記者答謂，須視乎大選結果如何爲斷，倘共和黨「胡佛」獲選連任總統。當然維持外交部長史汀生氏對於滿洲問題所發表的宣言之主張，不過以余「西報記者自稱」個人視察，國聯對於「滿洲」問題，從過去的歷史證明，已不啻宣告無能爲力。而美國人士因對本國各種問題。已感困難應付。如單獨進行對外。實難辦到。但倘有別國出而主持正義，美國則無不參加之理。以現在情形而論。列強中似有彼此推諉觀望之勢。此乃各國大勢使然，無可諱言也。若民政黨當選爲總統，對於「滿洲」問題，美國應付之責任。恐更放棄。君不見民政黨機關報之言論乎？該黨機關報嘗以不干涉本國以外之事爲得計，觀此可知其對遠東問題之責任心爲何如，該西報記者又云：從世界列強大勢觀之，對於「滿洲」問題，恐非中國另力謀方法應付不可云云。

(完)